

佐伯順子

「色」と「愛」の
比較文化史



爱欲日本

(日) 佐伯顺子——著
韩秋韵——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IRO"TO"AI"NO HIKAKU BUNKASHI

by Junko Saeki

© 1998,2010 by Junko Saeki

First published 1998 by Iwanami Shoten,Publishers,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X

by New Star Press Co.,Ltd.,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Publishers,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欲日本 / (日) 佐伯顺子著; 韩秋韵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33-2013-9

I. ①爱… II. ①佐… ②韩… III. ①日本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日本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061 号

爱欲日本

(日) 佐伯顺子 著 韩秋韵 译

策划编辑: 东 洋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635mm 1/32

印 张: 16.87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013-9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她是多么地 love（爱）你呀！”

（坪内逍遙，《当世书生气质》，1885年）

对于明治时期的年轻书生来说，“love”无限美好，具有引人向往的魅力。当日本的社会、文化完全处在明治年间“文明之风、改良之浪”（二叶亭四迷，《浮云》，1887年）的新时代时，人们也开始追求符合新时代的男女关系了。而这个理想是不能用传统日语中表达男女好感的“色”“恋”或“情”等字眼来表述的，而是使用来自西方的“love”及其译词“爱”“恋爱”等时髦的新词加以表述。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究竟是如何用这些新词来“改良”男女关系的呢？探索这一问题，也就是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思考日本所谓“近代”的意义。男女或同性之间出于好感所形成的关系，是构成人类社会关系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它超越了女性观、男性观之类的性关系的探讨，也可以更广泛地探讨人及人性本身的问题。

现代日本人在谈到男女或同性间产生好感时，都会不约而同地

使用“恋爱”这个词，这个词是从宣称“恋爱是人世的秘钥”（《厌世诗人与女性》，1892年）的北村透谷等明治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使用的，因而正如有人一直所强调的，在日本文化史上，使用“恋爱”这个词的历史还是比较晚近的。¹那么，“恋爱”这个词乃至寄寓在这个词里的思想观念是如何浸透到日本文化之中的呢？为了详细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追溯到北村透谷以前的文学家、批评家们的恋爱观，再进一步围绕着明治时期男女关系的言说，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回顾。为了做到这一点，本书主要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来探讨“恋爱”和“爱”这两个词在日本被接受并被普及的过程。

以文学作品为素材，是要表明文学研究能否作为“心态史的研究”加以展开，并要探讨文学研究能否作为文化史，尤其是精神史研究的一环。正如本书正文所论述的那样，由于男女关系构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因此需要选取那些符合“恋爱”的心态史研究的相关素材。这里所谓的“心态”，虽然与历史学研究中编年史学派的“*mentalite*”一词相当，但是在方法上两者略有不同。编年史学派的研究目标之一是通过所谓“数量化革命”，来呈现“普通人，亦即历史上的人”²的研究，而我选用文学作品时，则没有考虑数量化的问题，也无意于抽出所谓的“普通人”。哈顿（P. H. Hutton）认为编年史学派的课题——“*mentalities*”相当于“文

1 伊藤，1958年；松下，1982年；柳父，1982年；秋山，1987年；野口，1987年。

2 拉迪里，1981年，57页。

化”，他试图在所谓“一般人”（the common man）的日常精神文化的“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研究中，重新发掘“文化史”研究的可能性。¹这一观点也与柳田国男的问题意识相通。柳田国男曾解释说：“乡土研究的第一要义，简而言之就是了解平民的过去。”²他提出要以“极为普通的百姓”“占据居民中绝大部分”的“庶民”³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以读写为前提的近代文学未必能够描述出“庶民”和“普通人”的心态。因此，或许会有人批判说，作为精神史、心态史的资料，本书主要的研究范围是明治时期，明治文学作品表现的只不过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而已。当然，假定所谓的“普通人的形象”是存在的话，那么要想搞清这一点，在方法上也要有文化史研究的某种立场。但我认为只承认“一般”和“普通”才是真实的，这一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论也有失偏颇。⁴即便是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年龄相仿并处在相同

1 Hutton, 1981年, 237页。

2 柳田国男,《乡土生活的研究法》,1935年,《定本柳田国男集25》(以下略称为“定本”),264页。

3 宫田,1978年,49—50页。关于男女关系,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可以看清庶民婚姻史”(《谈婚姻》,1948年,《定本15》,41页)。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成果,包括关注谚语和歌谣方面的弗朗德兰,1989年。

4 统计资料等数量上的数据是“客观的”资料,而文学是“主观的”,因此立足于前者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它优越于基于后者的历史,这种价值判断只是进入近代后产生的“写实=真实”的构想(关于将“写实”和“自然”作为“真实”加以评价的近代文明的心态,见佐伯,1992年d)。两者并非处在对立的位置,甚至应该相辅相成。正如津田左右吉将“文学”认定为“是最适合表现国民的心态和国民的思想的形式”(《全集4》,13页),在心态史研究中,“(值得信任的)现实”并非全部。

社会立场的人，由于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对这种恋爱观和婚姻观来说，恐怕从一开始就很难设定所谓的“平均值”。因此我认为，如果能够通过文学作品的研究来探索作家是如何表现恋爱这一问题的，那么即便只是研究了日本人的恋爱观、婚姻观的一部分，那它作为“恋爱”的心态史研究，也是具有建设性的。

近代的研究者在探讨日本文学中的恋爱问题时，有一种将“恋爱”和“爱”作为不证自明的概念加以分析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往往会产生一种弊害：在无意识中，将这个表现明治以后的价值观的概念生搬硬套在明治以前的日本文化上，并以此加以论断。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阿部次郎的《德川时代的文艺与社会》（1931年）一书，他论述到“绝大部分德川文艺”具有“低劣的恋爱观”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加以“警惕”。¹就德川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出现较多游廓（妓院）和游女（妓女）的现象，阿部指出：“这损害了国民的性的纯洁，并使两性间纯洁的处女性丧失掉了。”²阿部只以具有“性的纯洁”及“处女性”价值的“恋爱”为基准，并以这一基准批判江户时代的文学是“低劣”的。阿部认为，“西鹤的恋爱”观念缺乏“伦理的要素”，即“将恋爱置于人生和文化这个整

1 阿部，1961年，129页。

2 同上。

体的关系中加以看待”的眼光。¹但是，事实上“西鹤的恋爱”之类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当时所使用的词只是“好色”和“色”。阿部自认为是“基于人格主义来研究德川时代的社会和艺术”²，并从他的欧洲体验说起，这些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一面同时使用“好色”这个词³，另一面又以来自西方的“人格主义”和“恋爱”这样的概念对德川文艺做了否定性的评价。

津田左右吉的《表现在文学中的日本国民思想的研究》(1951年)无疑也是其中一个例子。津田同样将西鹤的《好色一代女》评价为“下流”之作，他认为：“一方面基于性欲，另一方面却又力图超越之，恋爱就是在两者之间的夹缝中产生的。”⁴津田试图从中寻求近世男女关系的可能性。阿部和津田都是站在“精神的关系优越于肉体关系”的角度上批判江户时代的文学，但是，如果我们不搞清这种价值观在日本人的心态中产生的历史过程，那么就不可能有效地讨论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

津田与阿部这样的立足于同一种基本立场所进行的日本恋爱史的研究，早在明治、大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宫崎湖处子在《日本情交的变迁》(1887年)一书中提出：“在封建制度下，是不存在

1 阿部，1961年，229页。

2 阿部，1961年，10页。

3 阿部，1961年，22页。

4《全集6》，405、419页。

男女的感情交往的。”¹她否定了德川时代中“情交”的存在，认为江户时代不存在相当于近代的“恋爱”的东西。另外，厨川白村的《近代恋爱观》（1922年）一书，也是立足于“近代”的“恋爱”观评价过去。他指出：“在武士道等传统道德中，完全缺乏对于恋爱之可贵性的正当理解。”²看来，宫崎湖处子也好，厨川白村也罢，他们都以近代的“恋爱”观为基准讨论男女关系，并将其加以特殊化，因此也就忽视了武士道中的男同性恋的恋爱及“男色”的人生哲学。³

此外，以从女性立场出发研究“恋爱”文学而备受瞩目的是三枝和子的《恋爱小说的陷阱》（1989年）。在这部著作中，她明确地给“恋爱”下了一个定义：“我把恋爱理解为能够掌控自我的男女之间的对等关系。”⁴这也是以近代的“恋爱”为基准，对过去的文学作品所做的评价。虽然从女性角度重新解读文学作品具有深远意义，但它与“以过去的心态研究过去的心态”的文化史、心态史的研究方法⁵大相径庭。鉴于此，本书不是首先定义“恋爱”的概念，然后从这一基准出发对过去的文学作品做一个价值判断，也无意于

1《明治文学全集36》，21页。

2厨川，1922年，8页。

3关于江户时代的男色文化与武士道之间的关系，见佐伯，1992年c及1992年e。

4三枝，1989年，223页。

5关于以“历史的感兴（historische sensatie）”和“历史的接触（historische contact）”为目标的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见Huizinga, *De taak der cultuurgeschiedenis*, 1929, *Verzamelde Welken VII*（以下简称为V.W.，《文化史的课题》，日文版为赫伊津哈，1978年）。另见堀越，1964年、1990年。

借助过去的文学作品来表现自己理想的恋爱观和婚姻观。本书想要探讨的问题是从明治到平成时期，在那些以近代的“恋爱”为主题的作品中，“恋爱”这个价值标准是从何时形成，又是如何形成的。尝试从源头上探索我们现代人为何习惯使用“恋爱”这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当然也与“日本的‘近代’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密切相关。

本书主要按作家的类型来设置章节，特定的作家研究与各自风格的差异也就自然得以呈现了。这样设置的原因在于，作为心态史研究的文学研究，未必需要以作家个人的个别研究为前提。毋宁说，反而应该将“本身处于散乱状态”¹的每个作家作品，作为“历史映像的关联性”²，使其彼此相联系。文化史的目标是研究“时代的精神态度 (geestesrichting)”³。换句话说，通过文学，明确围绕着男女关系的“时代的精神态度”，就是本书的“文化史”研究的意图，这种研究也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成为一门学问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若要讨论特定作家的“爱”和“恋爱”的世界，那么每个作家都有必须提到的且为数可观的作品，但是诚如上述，本书旨于排除“单个作家”研究的思路，意在明治时期的心态 (mentalite)

1 赫伊津哈，《萧伯纳的圣女》，1925年，《赫伊津哈选集2》（以下简称《选集》），325页。

2 Huizinga, V.W. VI: 45. 日文版《历史映像的关联性》（赫伊津哈，1978年，15页）。

3 Huizinga, *Het aesthetische bestanddeel van geschiedkundige voorstellingen*, 1905, V.W. VII: 25. 《历史叙述中的美的要素》，日文版《以心描写历史》）在《选集3》，31页中译为“精神气氛”，但是由于“心态”有综合感性和知性结构的整个感受性的意味，故而将之译为“态度”（姿态）。

史的嬗变中，确定每部作品的位置。实际上，与其说本书是以作家为单位的，不如说是通过作品来展现心态 (mentalite) 的历史。

本书首先考察的是日本文学中描写“love”的先驱者坪内逍遙的作品。接着，以“在日本传统的‘色’和新型的‘love’的夹缝间创作”的尾崎红叶和二叶亭四迷的作品为中心展开论述。到了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时代，则摆脱了“色”，将“爱”作为不证自明的概念展开故事情节，比较考察“色”的时代的男女关系，与漱石、鸥外所描写的“恋爱”这两者间的差异，便能探明近代的“爱”的特质。在漱石、鸥外的作品中，“爱”的理想与女性解放论紧密相连，作者试图将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从艺妓和游女等“烟花女子”转向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良家女子”。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人们对艺妓的蔑视感日益加深，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泉镜花依然敢于将艺妓或游女设定为主人公，在作品中描写了传统的“色”和近代的“爱”相融合的男女关系。

女性作家们也积极地尝试着吸收新的“爱”的理想。但是在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获得“爱”的方式与男性作家有所不同。男女对“爱”理解的不同视角，暗示出了社会的性别差异。然而，男女却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将“死”与“爱”融为一体的具有神话色彩的男女关系业已崩塌。我们看到，形成这一共识的典型例子是《煤烟》（森田草平，1909年）。在这个作品中，开始出现近代新型的男女关系。

目 录

序言 / 1

一、从“色”到“love”（爱）——坪内逍遥

“love”（爱）的提倡 / 2

基督教的影响 / 12

男女平等的理想和艺娼妓的废除 / 18

花柳界的残存 / 26

对夫妻关系的关注 / 34

与江户时代的连续性 / 41

二、从“好色”到夫妻之爱——尾崎红叶

男子的贞操 / 50

游女的武勇传奇 / 58

无止境地追求理想女性 / 70

妻与“色”的分离 / 82

夫妻之爱的提倡 / 87

三、在“色”与“爱”之间——二叶亭四迷

- 以“文明女性”为目标 / 100
- 母之“色”、女之“爱” / 108
- 意气的“色”与土气的“爱” / 112
- “爱”与经济基础 / 119
- “色”的虚实皮膜 / 128
- 对基督教所倡导的“爱”的质疑 / 132
- 柏拉图·恋爱至上主义 / 137
- 对良家女子的胆怯 / 144
- 向烟花女子的回归 / 152

四、对“恋爱”的憧憬——森鸥外

- “胁迫婚姻”与“自由婚姻” / 160
- “接吻”的美化 / 167
- “恋爱”与“性欲”的分离 / 179
- “恋爱”愿望症候群 / 195
- 妾的苦恼 / 210
- 交际女子与家庭妇女 / 215
- 妾的“纯爱” / 221

五、“love”的挫折——两部女学生小说

- 女学生的“love” / 228
- 自由恋爱的挫折 / 240
- 所谓“堕落”的陷阱 / 246

- 对“love”的陶醉 / 251
- 女学生的魅力 / 257
- 婚姻之爱与精神恋爱的偏离 / 264

六、艺娼妓的复权——泉镜花

- 对艺娼妓的拥护 / 276
- “完美的爱”的理想 / 280
- 自杀的游女 / 285
- 接近信仰的爱 / 293
- 对功利婚姻的批判 / 301
- “狂女”的纯爱 / 312
- “色”与“爱”的融合 / 318

七、爱也无法拯救的孤独——夏目漱石

- 漱石与艺娼妓 / 328
- 对夫妻之爱的渴望 / 339
- 不了了之的“不伦” / 349
- 定居的“爱” / 356
- 妻子的他者性 / 361
- 孤独的死 / 372
- 无休止的斗争 / 385

八、对“爱”的怀疑——女性作家们

- 对“胁迫婚姻”的反抗 / 398

- 对夫妻之爱的不屑一顾 / 406
- 功利的婚姻 / 412
- 纯洁“恋爱”的败北 / 417
- 良家女子与烟花女子的对抗意识 / 423
- “爱”的概念的放大 / 430
- 非日常性的追求 / 433
- 与“女性解放”的契合点 / 440
- 绝望的男女关系 / 446
- 神话般的初恋 / 452
- 对烟花女子的同情 / 459
- 对妻妾同居的认可 / 463

九、神话的崩溃——森田草平

- 良家女子的“技巧” / 472
- “虚构”与“真实”的分离 / 482
- 以死救赎的不可能性 / 487
- 性的感情净化之匮乏与绝对的孤独感 / 492

终章 / 498

文献 / 511

后记 / 523

一、从“色”到“love”（爱）——坪内逍遙¹

¹ 坪内逍遙（1859—1935年），日本英国文学研究家、剧作家、小说家、评论家。提倡写实主义文学，创办《早稻田文学》杂志，创立文艺协会。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著有文艺评论《小说神髓》和小说《当世书生气质》等。——译注

“love”（爱）的提倡

“小说的主旨是人情。”

在以近代的小说理论而闻名于世的《小说神髓》（1885年）中，坪内逍遥提出小说的第一主题即为“人情”。而且，在同年末创作的小说《妹妹和背镜》的序文中，逍遥再次重申“小说以人情为主”，并详细地限定了所谓“人情”的内容，即“人情在爱中是最为诚挚的。……爱情是最为诚挚的东西，在人情中能胜过男女恋情者极少。”逍遥同时也主张“世上的历史与传记，写的大致都是见于外部的行为，而内心所隐藏的思想，由于它微妙复杂，很少能表现出来。因此，揭示出人情的奥秘，对于贤人君子自不必说，将男女老幼、善恶正邪的内心世界也毫无遗漏地揭示出来，并加以周密细致地描写，使人情赫然可见，这才是我们小说家应该努力的方向。”（《小说神髓》）逍遥发现，比起“见于外部的行为”，作为“内心所隐藏的思想”的“人情”更为重要；换句话说，比起外部的行为，对内心的描写更应该成为近代小说的课题。应该把“内在”的描写作为最重要的主题，并以此来表现男女之“爱”。